

社說

一百二十八

六月

則能強見日本之強至事事欲乞庇於日本則不能強不惟不能強竊恐鄰厚君薄中國誤於倚賴終無自強之一日此則大可畏者也然則中國今日當謀自強不必忌日本之強亦不必畏日本之強朝夕發憤以期與日本並立於亞洲力保亞洲平和之局可也當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中國之國民其甘列於亞洲域內入天演淘汰之數耶嗚呼可以興矣

論君與官官與民其利害必相反

錄乙巳四月三十日中外日報

歷觀西方各報近來所紀俄京之亂事其人民之冤苦政府之野蠻哥薩克兵之暴橫幾使聞者疑爲非人情所應有之事而政俄府竟行之不疑俄皇其無人心哉非俄皇之無人心也俄民之所求者立憲也非革命也立憲之主有富貴而無患難較諸專制君主之衡石程書常御燈火至明不得息起居飲食無不可死之機者相去奚啻千萬俄國與西歐諸立憲國相去密邇俄皇少嘗學問且又曾至各國游歷豈其苦樂而不之辨而竟至辭此天堂之樂以就此地獄之苦也然而竟至如此者則在俄皇與俄民之間之貴族爲之也夫此貴族者其生平所盡之義務所營之生計惟在上則蒙蔽俄皇下則摧抑俄民而從中以取利其爲計也必使君與民之間相去日益遠其情日益不通而已之權利亦日益固其名位亦日益牢一旦俄皇與俄民相見彼此輸其情懷俄皇予俄民以自由俾得享生人之樂俄民

戴俄皇爲共主。不復爲閹殺之謀。則俄民大利。俄皇亦大利。而惟此爲皇與民間之障蔽。日以簸弄上下之讎殺爲業者。至此則失其所以爲生之理。非惟威福權力一旦掃地。且上下之情既通。則平素之罪狀斯著。其禍患亦不可測。彼惟熟計之。而見其如此。見已之地位。實與專制政體相依。爲性命則惟有排百難。以拒之流血伏屍。謚爲民賊。不暇辭也。用此之故。俄皇雖欲變更舊法。而常爲若輩之所劫。不得行其志。俄皇尙爲所劫。則下僚之與齊民。其爲所把持。更無論也。俄民他日。其終不能立憲耶。未可知也。其終能立憲耶。則必先有立憲於若輩。而後立憲乃成。此必然之事矣。至於俄國之果能立憲與否。此則係乎俄國之福命。非吾人所可預知。吾人所可知者。惟以俄人今日之情證之。吾國今日之事。其情實有相肖至極者。我國幅員之廣。與俄國同一也。合數種人而成國。與俄國同二也。其政權倚教權爲後盾。與俄國同三也。政與教之腐敗。與俄國同四也。官吏之樂。與俄國同五也。民生之苦。與俄國同六也。吾皇屢欲變法。與俄皇同七也。吾皇屢欲變法。而皆牽涉於上下四旁之人。與俄皇同八也。吾國以孟浪主戰之故。大敗於日本。與俄國同九也。既敗之後。國人羣言變法變法。與俄國同十也。有前三者之因。自有後七者之果。遂不論其爲黃種。爲白種。爲孔教。爲耶教。爲亞洲。爲歐洲。而其情狀遂太同焉。所微異者。俄國一敗而工農卽知要求國家。

社論

一百三十

六月

變法。我國甲午敗後而舉國晏然及膠旅之變。迭興令人不能不動。乃激而爲義和之舉。則令人不能不致歎於白種之究勝於黃種。耶教之究勝於孔教。歐人之究勝於亞人也。故夫俄之居君民之間者。今已旰食。而吾國之居君民之間者。正日高而未起耳。然則官場之難。爲其即國民進步之表乎。